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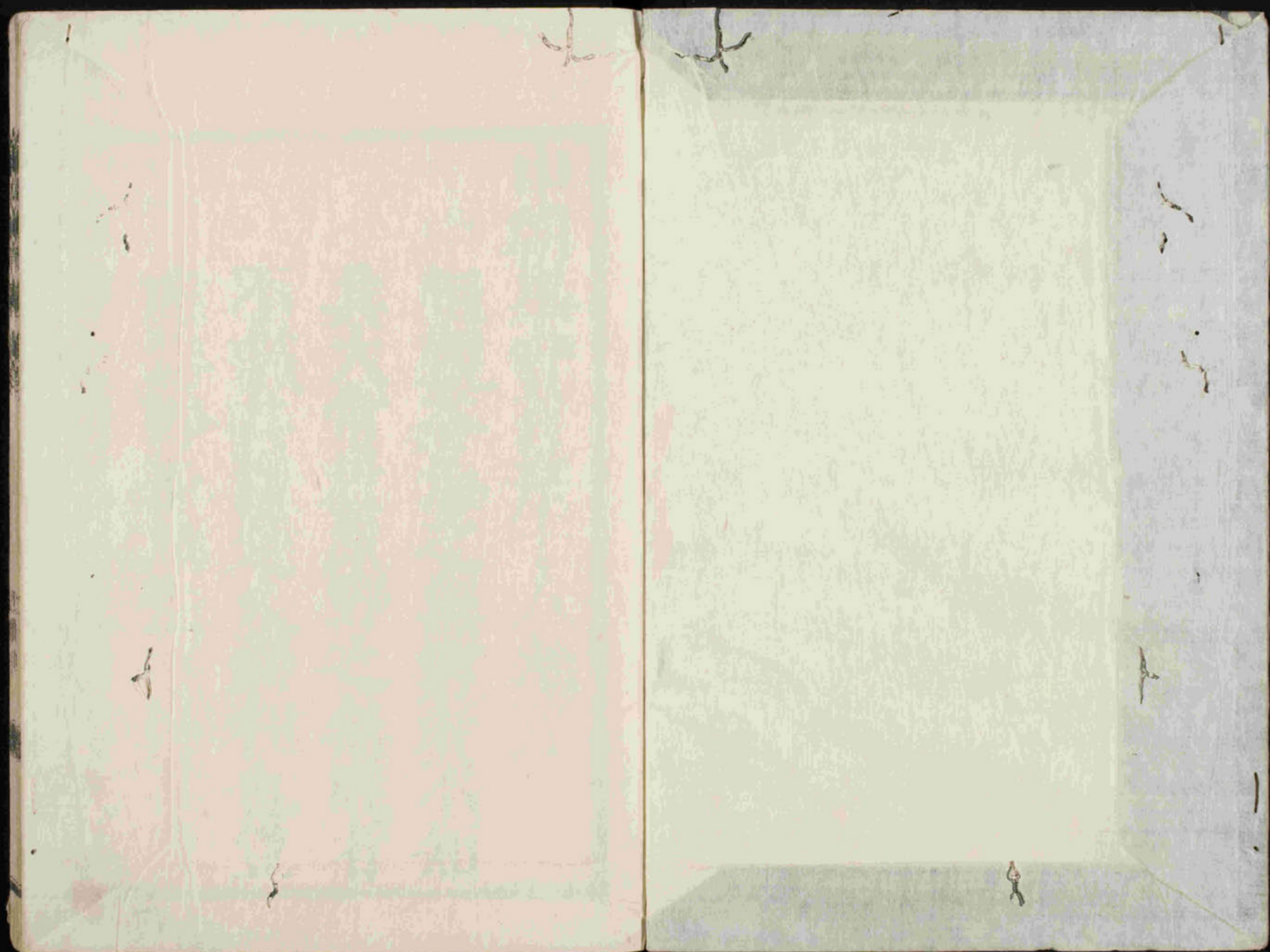
寬文原版

179
51
2

準貴

中朝事實

乾



中朝事實自序

恒觀蒼海之無窮者不知

其大常居原野之無畦者

不識其廣是久而狃也豈

唯海野乎愚生

中華文明之土未知其羨專



中
嗜外朝之經典
嚶嚶慕其
人物何其放心乎
何其喪
志乎抑好奇乎
將尚異乎
夫
中國之水土
阜爾於萬邦而
人物精秀
于八紘故

神明之洋洋

聖治之繇繇
煥乎文物赫乎武
德以可比天壤也
今歲冬
十有一月編

皇統之實事
令兒童誦焉
不忘

其本云爾

龍集巳酉

山鹿

高興

謹誌

皇統之實事人合其章... 十本一月... 皇統之實事人合其章... 皇統之實事人合其章... 皇統之實事人合其章... 皇統之實事人合其章...

中朝事實上目錄

皇統

天先

中國

皇統

神器

神教

神治

神知

皇統

天先章

中朝事實上

皇統

天先章

中朝事實上

中朝事實上

中朝事實上

皇統

天先章

天先成而地後定然後神明生其中焉號國常立

尊

一書曰高天原所生神名曰天御中主尊

謹按天者氣也故輕揚地者形也故重凝人者一氣之精神也故位其中凡天地人之生

元無先後形氣神不可獨立也天地人之成
 未嘗無先後氣倡之形和之神制之也蓋草
 昧屯蒙之間聖神立其中悠久而不變是所
 以尊其神號カ國常天中也夫天道無息而
 高明也地道久遠而厚博也人道恒久而無
 疆也天得其中而日月明地得其中而萬物
 載人得其中而天地位恒中之義萬代之
 神聖所以正其カ祚也 二神之迹今雖不

可知焉竊幸得聞 常中之二尊號是 本
 朝治教休明之實也天下之治恒久而萬物
 之情可以觀之至誠無息以制其中禮乃明
 也政恒則不變禮行則不犯 神聖之知德
 萬世之規範也

凡神神相生乾坤之道相參而化所以成此男女
 自國常立尊迄伊弉諾尊伊弉册尊是謂神世七
 代者矣

謹按次第之 天神生生悠久之間因天地
之實以建此 皇極也此間不可容庸愚之
舌頭

伊弉諾尊伊弉册尊巡國中之柱定男女之禮生
大八洲及海川山草木鳥獸魚虫致蒼生可食而
活教養蠶之道生諸神定其分功既至德亦大靈
運當遷寂然長隱者矣

謹按伊弉諾伊弉册者陰陽唱和之發語也

二神者陰陽之全集故以奉此尊號也蓋
草昧悠久之間 天神生生之後 一神初
立中國而正男女之大倫男女者陰陽之本
五倫之始也有男女而後夫婦父子君臣之
道立 二神終制大八洲莫山川道河海草
木種藝鳥獸得處人始得平土播五穀植粟
麻而蒼生之衣食居足既足則不無教戒故
命諸 神聖以有其境 二神之功業萬世

中韓事寶 卷三
以免左社不顯哉不承哉

以上論天地生成之義謹按天地者陰陽之大極也陰陽甚殊其用而互交其根遠而迤迤而遠所其形有五所謂木火土金水也木火者陽而金水者陰也土者兼其二而位其中陰必含陽故水形柔也陽必萌陰故火用烈也水火者象也金木者形也火者氣也純昇而不止水者形也專降

而盈科陽之昇陰必從之陰之降陽必從之故升降亦無息矣夫積氣之間其精秀爲日月星辰其動靜爲河漢風電而有雲雨霜雷之用夫地者形滓之凝以爲土其積也不息而山岳丘陵川河谷澤載之不辭陰陽無窮而有經緯有四時有日之長短有時之寒暑有一年一月有一日一刻有二十四節有七十二候有日月之蝕有

氣盈朔虛是天地互交以爲千態萬變也
人亦在萬物之一而稟其精得其中其智
之靈致之則無不通其德之明盡之則無
不感故形容天地不言之妙模樣乾坤幽
微之誠以造曆象考時日定人物之極建
萬世之教然乃天地者人倫之太原而
神聖者天地之性心也人君仰觀俯察以
正上下定尊卑致其智明其德而后可參

乎天地也或疑天地有心乎愚謂既有其
形氣則未嘗無其性心天地以無息爲心
故消長往來終而復初 神聖以常中爲
心故常疆明其德是天地 神聖所以一
其原也

中國章

天神謂伊尹諾尊伊尹册尊曰有豐葦原千五百
秋瑞穗之地宜汝往循之廼賜天瓊戈
此云祭

一書曰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者大八洲
未生以前已有此名而無形相強字其形為天
瓊茅者也大八洲國者即瓊茅之所成其中心
號曰大日本日高見名大日本者由大日靈貴
降靈故有此名

謹按是謂本朝水土之始也初既有此稱
則其水土之差不議而可知之蓋豐者庶富
之言也葦原者草昧之稱也千五百者衆多

之義秋瑞穗者百穀盛熟之意也 天神之
靈無不通故知水土之沃壤人物之庶富教
化可以施焉夫知其機之謂乎 一神從之
以遂其功所其繫全在天神也蓋哉 本
朝開闢之義悉因 神聖之靈是乃實天授
之人與之也故 皇統有億兆之系終與天
壤無窮矣

伊弉諾尊伊弉册尊以礮馭盧嶋為國中之柱此柱

云美敷 前選 廼生大日本日本此云 豐秋津洲始起大
 八洲國之號焉耶麻止又野馬臺 又耶麻堆皆同

謹按礮馭盧嶋者自凝之嶋言獨立而不倚

之稱也礮馭盧者自凝之辭也 一神立於天浮橋之

上以天之瓊茅指下而探之是獲滄溟其矛

鋒滴瀝之潮凝成一嶋是也國中者中國也

柱者建而不拔之稱恒久而不變也大者無

相對日者陽之精明而不惑之稱本者深根

固蒂也或曰大眈靈貴所靈 豐者盛大之稱

秋津者象其形也蜻蛉此六曰秋津 大八洲者其始生

八洲也所謂土者陰之精八者陰之極數而

統八方之義也後世分天下為五畿七道乃合八洲之義 蓋是

本朝生成之初也凡地之有洲猶天之有星

地乃一陰水之相積而其間有洲嶋之相顯

如天之積氣裏星宿音秀 相著也其洲或連續

而異其域或相獨立而異其洲 本朝唯阜

爾于洋海稟天地之精秀四時不違文明以
隆皇統終不斷其名實相應可并考也以
日本號耶麻騰者猶言山迹上古人民穴居
野處專凭山為營窟故人迹在山 神武帝
東征之日因其山迹之多以建州設都邑乃
稱號耶麻騰今之倭州是也自此以耶麻止
為天下之通稱神武帝起自大倭州也也或
曰倭國或曰倭奴國猶曰吾國吾此曰倭曰倭奴以倭音

假用外國不知之以字義論說尤差謬 竊按其稱耶麻止者

神武帝朝已後史書追稱呼也神武帝紀曰始有秋津洲

之野也然乃秋津亦追稱也

皇祖高皇產靈尊遂欲立皇孫天津彥彥火瓊瓊

杵尊以為葦原中國之主

謹按是以本朝為中國之謂也先是天

照太神在於天上曰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

然則中國之稱自往古既有此也凡人物之

生成一曰未曾不襲水土故生成平易之土
者稟平易之氣而性情自平易也生成險難
之土者稟險難之氣而性情堪危險豈唯人
而已乎鳥獸草木亦然所以五方之民皆
有性而異其俗也蓋中有天之中有地之中
有水土人物之中有時宜之中故外朝有服
于土中之說迦維有天地之中也言南人亦
曰得天中愚按天地之所運四時之所交得

其中則風雨寒暑之會不徧故水土沃而人
物精是乃可稱中國萬邦之衆唯本朝及
外朝得其中而本朝神代既有天御
中主尊一二神建國中柱則本朝之爲中
國天地自然之勢也神神相生聖皇連
綿文武事物之精秀實以相應是豈誣稱之
乎

神武帝繼神代之迹都日向國宮崎宮曰東有羨

地青山四周彼地必當足以恢弘天業光宅天下
蓋六合之中心乎遂東征初平中州觀大倭國畝
傍山東南檀原地經始帝宅

謹按運屬鴻荒時鍾章昧虵龍鳥虫得其處
異人分疆陵躒唯此西邊可以治故天孫
先降此多歷年以養正逮神武帝王澤
既霑當足恢弘天業光宅天下故有此東
征始擴中州之實蓋西者金東者木自西及

東者征伐之相對也自東及西者化育之相
生也充旋右行乃天地日月五行之道至誠
無息也聖皇之征治乾坤可以法也或疑
一神以礮馭盧嶋為國中之柱迺生大日
本然乃天孫之降何在西偏乎愚竊謂是
以末季之俗意量上古之靈神甚涉意見
臆說也神聖之道悠久而其功成先因其
易而建其極考其過化而洪其業故其成也

久其根本也固實萬世不拔之太基博厚配
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也 一神為國中之
柱者大日本所以可為中州之言也 二神
之聖既鑑萬世以此洲為中國以 天孫主
此洲其 天鑒巍巍乎哉

神武帝三十有一年夏四月乙酉朔皇輿巡幸因
登腋上喙間丘而廻望國狀曰妍哉乎國之獲矣
妍哉此云フ 雖内木綿之真途國猶如蜻蛉之醫帖
鞅奈珥夜

焉由是始有秋津洲之號也昔伊弉諾尊目此國
曰日本者浦安國細戈千足國磯輪上秀真國
國此云フ袍 復大已貴大神目之曰王牆内國及至
鏡速日命乘天磐船而翔行太虛也睨是鄉而降
之故因目之曰虛空見日本國矣

謹按 本朝之地形長廣 東西 短袤 南北 西
上東下皆豐大也背良位而嚮離明象蜻蛉
之醫帖洋海廻四方唯西方少可寄外域之

中朝事... 卷一
舶而無襲來之畏故稱浦安國王疆內國是
內木綿之真進國也其形如戈而品物無不
備充秀精之地故曰細戈千足國磯輪上秀
真國 帝曰妍哉乎國之獲矣噫大哉蓋國
之在地不可枚舉而其文物古今所稱以外
朝爲宗 日本朝鮮次焉愚竊考惟四海之
間唯 本朝與外朝共得天地之精秀 神
聖一其機而外朝亦未如 本朝之秀真也

凡外朝其封疆太廣連續四夷無封域之要
故藩屏屯戍甚多不得守其約失是「也」也近
迫四夷故長城要塞之固世世勞人民失是
「二也」守戍之徒或通狄構難或奔狄泄其情
失是「三也」匈奴契丹北虜易窺其釁數以劫
奪其失四也終削其國易其姓而天下左社
太失其五也况河海之遠而魚蝦之羨運轉
之利不給故人物亦異其俗如啖牛羊衣毳

裘坐榻床可以見之也况朝鮮蕞爾乎獨

本朝中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國正南面之位

背北陰之險上西下東前擁數洲而利河海

後據絕峭而望大洋每州悉有運漕之用故

四海之廣猶一家之約萬國之化育同天地

之正位竟無長城之勞無戎狄之膺况鳥獸

之美林木之材布縷之巧金木之工無不備

聖神稱羨之嘆豈虛哉昔太元世祖奪外

朝乘其勢擊本朝太兵悉敗而歸彼地者

僅二人其後元主數窺而不得侵我藩籬况

高麗新羅百濟皆本朝之藩臣乎聖神

翔行太虛而睨是鄉而降之最宜哉後漢書曰大倭

王居那麻堆唐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是皆因商賈販人之言記其事故不足以証也

以上論本朝之水土

崇神帝十年七月選群卿遣四方同年十月命四

道將軍以平戎夷之狀

謹按是中國分四道之始也此時王化未習故有此命

成務帝五年秋九月隴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因以東西為日縱南北為日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背面是以百姓安居天下無事焉

謹按是中國分國境定諸道之始蓋景

行帝五十五年以彥狹嶋王拜東山道十五

國都督則東山道等之名既在前朝也崇峻帝二

年有東山北陸東海觀察使此時或定七道乎及孝德帝定新式始有五畿七道制

村里以統縣縣以統郡郡以統國國以統道

是自一迄十自十歸一猶身使臂臂使指一

元氣周還四支百骸故天下之大四海之遠

王化無不通正朔無不受也王畿者七

道所以宗之畿內者王室之小天下也畿

內之制明則七道隨風而正是乃北辰居其

所而象星共之也聖帝詳水土之制百姓

安居天下無事萬世因之以損益焉 帝之
功不亦大乎哉 以上論分ノ道境之始

神武帝東征己未年下令曰當披拂山林經營宮

室而恭臨寶位以鎮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

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

紘而為宇不亦可乎觀夫畝傍山 此云東

南檀原地者蓋國之塹區乎可治之即命有司經

始帝都

先人曰帝繼神代之蹤都日向國宮崎宮

謹按是 中州營都之初也塹區猶言最中

塹ハ四方土可居也 蓋 帝以平章於天下之

蒼生為大任深思切謀守 天帝授命之重

開 天孫悠久之業遂東征以制 中州始

議都宮之地建後世之規以末 祚於萬萬

世也此後國勢富庶人物日盛而代代有遷

都至 元明帝遷都於平城以揚七代之

聖風終桓武帝欲篤先聖之成烈安億
民之所止敬天之休致人之順詔達視新
都之地惟土以中惟下以食惟民以與故大
命庶官以服于土中遷都於山州平安城振
明德於萬億世是乃神武帝塽區之實也
古人云遷都之君皆不復振中州之遷都
豈夫然乎非違夷狄之害非畏盜劫之難唯
富庶世充土壤不給故遷都日振國勢彌張

矣夫京師爲四方之極猶紫宮爲周天之極
也其選都邑非其中乃不得其實所謂中者
精秀之氣天地以位四時不違陰陽惟中寒
暑不過人民以止萬物以聚禮義惟立武德
以行而後可稱塽區可謂土中本朝者始
有中柱中國之號况神武帝制中州都
塽區共皆得其精秀及平安城選之極中之
至一歸神聖立國之道故時序正而寒暑

不過土壤膏沃而人物文章 中州中華之
名實相齊建都之制大備是乃塙區之生成
也 以上建都
邑之始

伊弉諾尊伊弉册尊降居礮馭盧嶋化作八尋之
殿又化豎天柱

謹按是 天神宮殿之始也今其制不可言
八者四方四隅之數天者人物之所法也能
詳其實則萬世之規制又始于此也

神武帝辛酉於畝傍之橿原也太立宮柱於底磐
之根峻峙搏風於高天之原

一書曰神武帝建都橿原經營帝宅仍令天富
命 太王命
之孫 率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之孫以齋
斧齋鉏始採山林構立正殿所謂底都磐根宮

柱 布都
之利 立高天乃原 樽風高之 排皇孫命乃

美豆乃御殿 造奉仕也故其襲今在紀伊國

名草郡御木鹿香一鄉 古語正殿
謂之鹿香 採材齋部所

居謂之御木造殿齋部所居謂之鹿香

謹按是人皇宮殿之始也此時去荒濛之

世未遠唯構正殿以象神代之天柱始萬

世之洪基也凡宮者室也殿者堂之高大屋

之嚴正也人必有居有居則未嘗無宮殿况

人君乎况帝居乎既有宮殿則不無制度

故經始之營上正天時以象文明下隨水土

以量豐約中考百世以模聖賢匪樸匪斲去

泰去甚折中以儀形當時垂示萬代是乃

天神天柱之實乎蓋中州代代之經營專

簡樸而盡力於溝洫唯有大極殿太安殿之

名是乃宮殿也大極殿以臨朝太安殿以宴群臣是官與殿也桓

武帝遷都於平安城牢籠先王鑒察異域

大張規模造新門營新宮名其門題金榜釋弘

法橘逸勢野道風名其殿以嘉言前殿曰紫

宸其制肖外朝之明堂乃饗萬國朝諸侯之

所秦漢曰前殿周曰明堂路寢又曰南殿帝居象天之紫宮也

天子負黼宸南嚮以聽政之義也中殿曰清

涼常宸居所又曰御殿平生宴遊之所也

後殿曰貞觀乃后宮也此外宮殿堂樓院閣

丹墀青瑣金鋪玉卮音俟砌也井欄綺窓無不盡

善畫美圖以河洛賢聖而法大舜視古人之

象像以乾坤儀形而守聖皇立官柱之太

嚴九重之深邃披九條之廣路十二之通門

迭洞十七之寶殿珠聯以宸儀仰彌高

法座則彌正彼如事固陋與愛紛奢不可同

自而語之也以上制官城之義

崇神帝十年冬十月乙卯朔詔群臣曰今返者悉

伏誅畿內無事唯海外荒俗騷動未止其四道將

軍等今忽發之丙子將軍等共發路十一年夏四

月壬子朔已卯四道將軍以平戎夷之狀奏焉是

歲異俗多歸國內安寧

謹按一神定可守之境之後鴻蒙草昧而封疆未分神武帝經綸天業制中州之後又未弘恢化德帝識性聰敏尤有雄謀故大開四方以規邊要下無逸民教化流行終正蒼生之課役利船舶之運轉天下大平也

景行帝二十五年秋七月庚辰朔壬午遣武内宿禰令察北陸及東方諸國之地形且百姓之消息

也二十七年春二月辛酉朔壬子武内宿禰自東國還之奏言東夷之中有日高見國其國人男女並椎結文身為人勇悍是捨曰蝦夷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冬十月命日本武尊征之蝦夷服罪五十二年巡狩于東海

謹按帝自征西州巡狩東方封建七十餘子各令如其國是乃定四方之邊境為王室之藩屏也

成務帝四年春二月丙寅國郡立長縣邑置首取
當國之幹了者任其國郡之首長是爲中區之蕃
屏也五年秋九月隔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定
邑里因以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橫山陽曰影面
山陰曰背面

謹按天下之邊要逮帝其制相成蓋邊要
者天下之藩屏也四邊唯以陸奧出羽佐渡
對馬多楔爲邊要國以太宰府鎮守府爲藩

鎮所鎮西府者備異域之襲來鎮守府者征
蝦夷之跋扈異域竟不得侵邊境蝦夷數寇
東藩故有國守有將軍有兩國按察使府秋
田城介以信夫郡以南租稅充國府之公廩
以蒔田以北稻穀充鎮府之兵糧常置五千
人兵運送許多兵器是慎邊要也凡承平之
治王化之澤無不浴而邊境之廣遠人之
俗必異教殊風故其弊或盜賊劫竊入山據

險或因吏務之奸謀邊民含恨之事未嘗無
乏故擇吏幹之才詳巡察之使以安邊疆是
上古之聖戒也豈可忽乎以上守邊要之備

以上論水土之規制謹按地在天之中中
又不無四邊而得其中曰中國言得天地
之中也天地之中何四時行寒暑順水土
人物其美而無過不及之差是也萬邦之
衆唯中州及外朝得天地之中故人物

事義大不異其建極以致聖教始如合節

也朝鮮亦同水土然朝鮮者與外朝同封域唯在其東藩也益有土地

則有國郡有國郡則有都鄙之分而設王
畿建都宮制道路四方以通之四藩以屏
之故其規也其制也未嘗不盡其道凡上
法天象下詳地勢按人物之計會察治亂
之機以致其禮用以盡其至誠則遠近都
鄙內外無不同其俗通其利也天下之大

國郡之區雖不可一舉自朝廷及邦畿
自王畿及四方自四方至四疆猶一元
氣之周流管衛四支百骸而以統諸於一
宵臆然勞朝廷王畿者天下之規範而
兆民所具瞻也豈縱一人之私伐當時之
治而不致其規制乎

皇統章

伊弉諾尊伊弉册尊共議曰吾已生大八洲國及

山川草木何不生天下之主者歟於是生日神號

大日靈貴ヒレノムキト大日靈貴此云於保比屢咩能武智靈

照大日ヒレノムキト此子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内故二神

喜曰吾息雖多未有若此靈異之兒不宜久留此

國自當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是時天地相

去未遠故以天柱舉於天上也次生月神一書云

月夜見尊ヨノミツミ其光彩亞日可以配日而治故亦送之

于天次生蛭見雖已三歲脚猶不立故載之於天

磐椽樟船而順風放棄次生素彥鳴尊一書云神
速素彥此神有勇悍以安忍且常以哭泣為行故
鳴尊令國內人民多以矢折後使青山變枯故其父母
ハシラニコトヨサシク一神勅素彥鳴尊汝甚無道不可以君臨宇宙固
サニクイキトシテ當遠適之於根國矣遂逐之

一書曰伊弉諾尊曰吾欲生御宙之珍子乃以
 左手持白銅鏡則有化生之神是謂大日靈尊
 右手持白銅鏡則有化生之神是謂月弓尊又

迴首顧盼之間則有化神是謂素彥鳴尊即大
 日靈尊及月弓尊並是質性明麗故使照臨天
 地素彥鳴尊是性好殘害故令下治根國

謹按是中國定其主之始也大日靈字

曰即イハレ貴者即日神鎮坐伊勢州之太

神官宗廟之嚴神本朝之元祖也月弓

尊者月神是又為伊勢別宮倭姬命世記云月夜見命

也蛭兒者攝津州西宮社

夷三即是也素堯鳴尊者出雲州大社是也

或曰大社者天神為大已貴所造供也素堯鳴行於根國故於中國無降迹後世祭大已貴故合祭素堯鳴者也世號一女三男是也凡氣聚形

生則必有其精謂之心謂之性是其主也天

地相成而陰陽之精懸象著明之謂日月日

月者天地之主也四時之運行寒暑之去來

云一日云一月云一歲皆以日月為綱紀天

地之氣候不正則懸象又不著明人民之有

君長亦然人民之精可以主之不以其精則

人物不能盡其性也蓋一神共議者不容

易其事也以神鏡者明而不倚也雖天神

之靈欲生天下之主而惟精惟一可以見之

也故所其生為日為月而天地茲位為

蛭兒為素堯鳴河海猛惡亦有其長夫所共

生皆天神之子而因其量命其分噫神

之德大哉公哉竊按天神欲生天下之主

而日神以生故以日神為地神之太祖
朝廷宗廟之第一然乃歷代之聖主
不守一神之精一致縣象著明之實則豈
承一神明之統乎或疑一神之聖何生此
二不肖乎愚謂噫是何言乎一氣五行之變
未嘗無過不及天地之大其精為日月星辰
為名山大川其粗為風雲雷雨為潢汙丘陵
精粗相因而後萬物遂天共覆之地共載之

是其至大也至公也人物在天地亦然故明
暗曲直柔剛弱強並行各盡其性是神聖
贊其化也一神者是天地也生此明暗柔
猛以主萬物萬物各盡其性其道不亦偉乎
因于之說則取上而遺下貴乘麻而棄菅蒯
也生此四神而天下始安萬民得所一二神
所共議無俗學可以疑焉以上定本朝之主
天照太神之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聚

高皇產靈尊之女栲幡千千姬生天津彦彦火瓊杵尊故皇祖高皇產靈尊遂欲立皇孫以為葦原中國之主召集八十諸神而問之曰吾欲令撥平葦原中國之邪鬼當遣誰者宜也惟爾諸神勿隱所知僉曰天穗日命是神之傑也可不試歟於是俯順眾言即以天穗日命往平之然此神佞媚於大己貴神比及二年尚不報聞是後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於葦原中國者經津主神武

甕槌神誅諸不順鬼神等果以復命于時高皇產靈尊以真床追衾覆於皇孫使降之天降日向襲之高千穗峯矣到於吾田長屋笠狹之碕矣

一書云天照太神乃賜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劍三種寶物又以中臣上祖天兒屋命忌部上祖太王命猿女上祖天鈿女命鏡作上祖石凝姥命王作上祖王屋命凡五部神使配侍焉因勅皇孫曰葦原千

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爾
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
者矣

一書曰天兒屋命太王命陪從天忍穗耳尊以
降之是時天照太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
而祝之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
共殿以爲齋鏡復勅天兒屋命太王命惟爾二
神亦同侍殿內善爲防護又勅曰以吾高天原

所御齋庭之穗亦當御於吾兒則以高皇產靈
尊之女號萬幡姬配天忍穗耳尊爲妃降之故
時居於虛天而生兒號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因
欲以此皇孫代親而降故以天兒屋命太王命
及諸部神等悉皆相授且服御之物一依前授
然後天忍穗耳尊復還於天故天津彥火瓊瓊
杵尊降到於日向穗日高千穗之峯
一書云天祖天照太神高皇產靈尊乃相語曰

夫葦原瑞穗國者吾子孫之可王之地即以八咫鏡及草薙劍一種神寶授賜皇孫永為天璽

所謂神

璽劍鏡

謹按是天孫降臨之始也一書云大國主

神亦名大物主神亦號國作大已貴命亦曰

葦原醜男亦曰八千弋神亦曰大國王神亦

曰顯國王神其子凡有一百八十一神夫大

已貴命與少彥名命戮力一心經營天下蓋

一神寂然長隱之後大已貴命素戔嗚尊少

彥名命高皇產靈尊子平此國建大造之績大已貴

命及其子事代主神及合八十萬神於天高

市帥以昇天陳其誠歎之至而后天孫天

降此國也凡天神者生知之聖神而每事

問之俯順衆言其兼容之量噫至哉使配侍

五神者共有大功於此國也寶祚之隆當與

天壤無窮十字祝天孫永祚合天地之德

也真床追衾者表覆無外之義蒙澤於蒼生
 之名也三種寶物者乃 天神之靈器傳國
 之表物其寄甚重矣 神武帝謂饒速日命曰是實天神之子者必正
 有表物可相示之 蓋言傳國之表物 天照太神手持寶鏡祝
 之 神勅至矣盡矣 聖主萬萬世之嚴鑑
 也此時雖未有教學授受之名謹讀此一章
 以詳其義則 帝者為治之學唯在用力於
 此乎異域堯舜禹受授之說亦豈外乎此矣

以上天孫臨降

神日本磐余彥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彥波瀲武鸕
 鷯草葺不合尊第四子也及年四十五歲謂諸兄
 及子等曰昔我天神高皇產靈尊大日靈尊舉此
 豐葦原瑞穗國而授我天祖彥火瓊瓊杵尊於是
 火瓊瓊杵尊闢天開披雲路馳山蹕以戾止是時
 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皇祖
 皇考及神及聖積慶重暉多歷年所自天祖降跡

以逮于今モロツヒキリナソノヨツヒセリ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而

遼邈之地猶未霑於王澤ウツクシニツイニセヌムラニ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

自分疆用相凌蹀シキキテ抑又聞於鹽土老翁曰東有美

地青山四周其中亦有乘天磐船飛降者余謂彼

地必當足以恢弘天業光宅天下モナカ蓋六合之中心

乎遂東征定中州

謹按是人皇平於中州續天祖之降

跡始也

辛酉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位於大倭州橿原

宮是歲為天皇元年尊正妃為皇右立皇子神渟

名川耳尊為皇太子

謹按是 天皇即位之始也初 天神以礫

馭廬嶋為國中之柱分巡國柱 天孫立於

浮渚在平處立宮殿皆後世即位之意也洪

濛之間悠久以養正 帝明達大雄善繼

乾靈之志善述 皇孫之事一戎衣而東方

服故建 人皇之洪基開 即位之大禮蓋

即位者何 天子即太寶之位也人君繼天

建極萬國以朝元元以仰四海始知 天子

之可以崇明明德於 中州之義也即位之

大禮人君正綱紀於其始豈可忽乎自是代

代 聖主各行此儀於正殿 大極殿是 謂朝堂殿 大臣

扶翼於左右 大神勅天兒屋命太王命惟爾 神亦同侍殿內善為防護是

其儀 百官圍護以奉拜 天儀外國所謂月

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是也元者始也本也元

年者即位之初年深其根本於此而不傾不

拔之謂也 此時既有曆數紀年唐曆本者 百濟釋觀勒推古十年獻之 立

皇后者正男女之別明嫡媵之辨懲廢奪之

失建太子者 在神武帝 四十二年 著父子之親嚴嫡庶

之分固宗廟之統也故人君嚴即位之禮而

後天下之君臣其分定重后妃之道而後天

下之男女其別正定建立之法而後天下之

父子親三者人之大倫也三綱立行則身修
 家齊治平之功坐可以俟之 帝建 皇極
 於 人皇之始定規模於萬世之上而中
 國明知三綱之不可遺故 皇統一立而億
 萬世襲之不變天下皆受正朔而不貳其時
 萬國稟 王命而不異其俗三綱終不沉淪
 德化不陷塗炭異域之外國豈可企望焉乎
 夫外朝易姓殆二十姓戎狄入王者數世春

秋二百四十余年臣子弑其國君者二十又
 五况其先後之亂臣賊子不可枚舉也朝鮮
 箕子受命以後易姓四氏滅其國而或為郡
 縣或高氏滅絕凡二世彼李氏二十八年之
 間弑王者四况其先後之亂逆不異禽獸之
 相殘唯 中國自開闢至人皇垂二百萬歲
 自 人皇迄于今日過二千三百歲而天
 神之皇統竟不違其間弑逆之亂不可屈指

數之况外國之賊竟不得窺吾邊藩乎 後
 白川帝後武家執權既五百又餘年其間未
 嘗無利嘴長距以得擅場冠猴封豕縱火秋
 蓬之類而猶貴 王室存君臣之儀是 天
 神 人皇之知德縣象著明沒世不可忘也
 其適化之功綱紀之分然悠久然無窮者流
 出于至誠也三綱既立則條目之著在治政
 之極致也凡八紘之大外國之汎無如 中

州 皇綱之化文武之功其至德豈不大乎

哉 以上人皇之即位

以上論 皇統之無窮謹按天下者神器
 而人君者繫人物之命其與授之間豈存
 一人之私乎 皇統之初 天神以授之
 天孫以受之然乃其知德不愧天地而
 後可謂神器之與授凡天不言人代言之
 天下之人仰歸則天命之也天下所歸仰

更不他唯在 天祖眷眷之命而已

神器章

伊弉諾尊伊弉册尊立於天浮橋之上共計曰底

下豈無國歟迺以天之瓊瓊玉也矛指下而探之

是獲滄溟其矛鋒滴瀝之潮凝成一嶋名之曰礮

馭盧嶋瓊矛或作瓊戈

一書云天祖詔伊弉諾伊弉册二尊曰有葦原

千五百秋瑞穗之地宜汝往脩之則賜天瓊戈

舊事記

一書云天照太神高皇產靈尊仍相謂以三種

神寶授賜皇孫永為天璽矛王自從忌部廣成記

一書云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者大八洲

未生以前已有其名雖有名字而無形相強字

其形為天瓊矛者也大八洲國者即瓊矛之所

成其中心號曰大日本即高見源親房記

謹按 神代之靈器不一而 天祖授 二

口月事寶 卷之三十一

神以瓊矛任以開基瓊者王也矛者兵器也
 矛以王者聖武而不殺也蓋草昧之時撥平
 於暴邪驅去於殘賊非武威終不可得也故
 天孫之降臨亦矛玉自從是也凡中國
 之威武外朝及諸夷竟不可企望之尤有由

也以上神戈

天孫天降時天照太神乃賜八坂瓊曲玉及八咫
 鏡草薙劔二種寶物

一書云天祖天照太神高皇彥靈尊乃相語曰
 夫葦原瑞穗國者吾子孫可王之地即以八咫
 鏡及草薙劔二種神寶授賜皇孫末為天璽
神璽劔 鏡是也 矛玉自從

謹按是皇代受授之三種神器也蓋八坂
 瓊曲王者櫛明玉命所造之瑞玉也

明玉又名天明櫛明玉 天名玉
 王伊弉諾尊子八咫鏡者石凝姥神所鑄之

靈鏡也石凝姥天糠戶命 草薙劔者在大蛇

尾之寶劔也共有大功於此國而王可以表
 温仁之德鏡可以表致格之知劔可以表決
 斷之勇其所象其所形皆 天神之至誠也
 此時未嘗有二德之名而自非存其名義而
 已又有此靈器之相倫唯非有此靈器而已
 又有此靈器之成功最可畏之甚也竊按三
 器者 天神之功器二德之全倫也 聖主
 用此而内鑒其 睿心外制其治教是乃

神代之遺勅乎若專擁二器而不正内則虛
 器而無靈用若唯弄性心而不知外則雕空
 而無神器也凡外朝夏有九鼎殷周相傳秦
 刻下主以為國重漢以斬蛇劔為傳國寶後
 世以坐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為天下之三
 器比 中州之神器則不同日而可語之也
 况赤力大訓弘璧琬琰之屬唯宗器而已蓋
 皇統之受授必以三神器而期 寶祚之

永久表傳國之信誠 聖主必同殿共床以

崇治平之道 中州之渾厚系連綿邈之無

窮皆 神聖之所致也 以上三二種神器

天照太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而祝之曰吾

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為齋鏡

一書曰日神入于天石窟之時從思兼神議令

石凝姥神鑄日像之鏡初度所鑄少不合意 是紀

伊國日次度所鑄其狀美麗 是伊勢

前神也太神也

一書云乃使鏡作部遠祖天糠戶者造鏡日神

開鑿戶而出焉是時以鏡入其石窟者觸戶小

瑕其瑕於今猶存此即伊勢崇秘之大神也

謹按 神代之靈器不一而 天祖唯以三

種神寶為 天孫之表物 大神唯以寶鏡

詳 神勅如此蓋鏡者本有可明之象珠之

磨之而不息則日新不暗叢藏深秘以不顧

則日暗不新猶人君有可明之質致之盡之

而不止則其知日新高威遠下以不規則其
 德不正也夫人君之道要在明其知其知不
 明則云寬仁云果斷共不中其節知至而后
 云德云勇可以行之振古稱人君以明暗其
 寄重哉 大神手持寶鏡別示 神勅以同
 床共殿是乃日新日疆以無息之實也治教
 之義大哉凡 二神既以白銅鏡 大神鎮
 坐於伊勢州亦鏡劔惟從則 乾靈 大神

之神慮唯寶鏡而已其重非劔璽之類故

代之 聖主且暮敬拜 賢所為事是乃

因 神勅也 以上神鏡

崇神帝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其勢難以德治

之是以晨興夕惕請罪神祇先是天照太神和大

國魂二神並祭於天皇帝殿之內然畏其神勢共

住不安故以天照太神託豐鍬入姬命祭於倭笠

縫邑仍立磯堅城神籬 神籬此云比葍呂岐 亦以日本大國

魂神託淳名城入姬命祭然淳名城入姬髮落體瘦而不能祭

一書曰神武帝時天富命率諸齋部捧持天璽鏡劔奉安正殿當此之時帝之與神其際未遠同殿共床以此爲常故神物官物亦未分別官內立藏號齋藏令齋部氏末任其職至于磯城瑞垣朝漸畏神威同殿不安故更令齋部氏率石凝姥神齋天目一神齋二氏更鑄鏡造劔以

爲護身御璽是今踐祚之日所獻神璽鏡劔也仍就於倭笠縫邑殊立磯城神籬奉遷天照太神及草薙劔令皇女豐鍬入姬命奉齋焉

一書曰神武天皇定都於大和國橿原時以天照太神御靈八咫鏡及草薙劔安置大殿同床而坐如往古神勅皇居神官無差別官中立庫藏此云齋藏官物神物無分

一書曰崇神帝漸畏神威勅鏡作石凝姥神之

中朝事實

四十一

孫改鑄鏡天目一箇神之孫改造劍移此二種
寶於大和宇陀郡以為護身而置同殿其自上
古所傳神鏡及靈劍即附皇女豐鋤入姬立神
籬于大和笠縫邑以祭之由茲神官皇居有差
別

一書曰至於纏向日代朝令日本武尊征討東
夷仍枉道詣伊勢神宮辭見倭姬命以草薙劍
授日本武命而教曰慎莫怠也日本武命既平

東虜還至尾張國納宮簀媛淹留踰月解劍置
宅ニカキヨリ行登膽吹山ニテ中毒而薨其草薙劍カサリ今在尾

張國熱田宮

神書云草薙劍在尾張國吾湯市村即熱田祝部所掌之神是也吾

湯市村者今愛智郡是也

謹按是置神器於別所之始也自天孫

至今任神勅同床共殿天下之承平久而

萬機之政令繁神人之間數則瀆帝敬

而遠之故模於靈樣安置諸温明殿奉崇

神器於別處亦時宜之節而 神人相去之
機也蓋 帝改模於鏡劔而留璽 神以劔
與日本武尊而留鏡然乃寶鏡者 神之全
體也神璽者人君之所體寶劔者人臣之所
司三般之神器其德明哉凡神者鏡也倭訓以神
訓加義為加加義之中略 愚按鏡音居慶反
唐音加武也武與義叶音故神其訓鏡也
故 天孫後稱 天照太神者皆寶鏡也是
因吾見視此寶鏡當猶視吾之 神勅也然

乃人君日彊而不息君子之道長小人之道
消是善敬 神常視 神之實也而體寬仁
之量親親賢賢則靈璽之德日以厚矣人臣
執四海之柄善通人情明淹滯立禮正政則
寶劔之靈威無所不中而后君臣相因天下
之化行而三器之用不虛也以上置神器於別處

以上論寶器之實證按有事則有物物乃
器也以利其用以通其誠故有物必有則

衣食之爲物家宅用器之爲制金玉之財
文武之器各有其禮有器而其用不通其
制不正君子不與焉况寶器乎夫一人之
私器一事之利物非寶曰神曰寶則天下
之大器也萬民之利用也 神聖之靈器
也古今之法器也而后 天子可以敬天
下可由治也三器之神也寶也可併案矣
蓋上古賀其人稱其德示其威必以玉劔

鏡 仲哀帝征西之時筑紫伊觀縣主五

十迹手掛賢木於三器參迎于穴門引嶋

因奏言天皇如八尺瓊之勾以曲妙御宇

且如白銅鏡以分明看行山川海原乃提

是十握劔平天下矣又日本武尊征東懸

大鏡於王船是乃往古之遺則也

西神夏磯媛賢木挂
三器以迎啓亦然

神教章

伊弉諾尊伊弉册尊以磯馭廬嶋為國中之柱而
 陽神左旋陰神右旋分巡國柱同會一面時陰神
 先唱曰喜哉遇可羨少男焉此云陽神不悅
 曰吾是男子理當先唱如何婦人反先言乎事既
 不祥宜以改旋於是二神却更相遇

謹按是 天神教學之義也陰陽唱和之道
 天地至誠之實也凡天有中道是為天之經
 日左旋於此月右旋於此二十有九日有奇

而日月相會以為一月月不及日常十有二

度有奇是陰陽之道也 陰神先唱而 陽

神以教之 陰神改過其教學之義甚明矣

天下之間不外於陰陽人倫之大綱造端於

夫婦陰陽和而萬物育夫婦別而五典秩萬

化之本一原諸此陽德合乎天陰靜配乎地

而後 神子生可以主宇宙可以承宗廟夫

二神正此禮教示萬福之原猶失選立之

道蕩狡媚之寵失適媵之辨而宮闈預政外
家檀權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所其繫大哉

以上天神
教學之義

一神勅素戔鳴尊曰汝甚無道不可以君臨宇宙
固當遠適之於根國矣遂逐之

一書曰日月既生次生蛭兒此兒年滿二歲脚
尚不立初二神巡柱之時陰神先發喜言既違
陰陽之理所以今生蛭兒

謹按 一神嚴建立之謀正論教之法如此

無道不可以君臨宇宙九宇萬世建太子之
教戒也宇宙之洪人物之衆因人君得盡其
性人君不正則政禮不中政禮不中則人民
無所措手足品物夭折災害並臻所謂道者
人物所由行之名也人物不可由行則雖善
無徵不尊人君不由此道御宇宙則不入君
故今言無道戒此神以垂後世也蓋建太子

所以重宗廟社稷天下之大義也唯思子孫
 愛寵而忘天下謀天下大寶而失教論則非
 一神公天下之心以此戒之猶有失嫡庶
 之分逞廢奪之用從好惡之私噫神之
 言至矣盡矣外朝聖賢世子建論之原千差
 萬別亦在有道與無道而已至此言此道是
 乃聖神教學之實後世所由行之也况違
 陰陽之理以生蛭兒是天神胎教之戒乎

以上建立
 論教之義

天照太神入于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故六合
 之内常闇而不知晝夜之相代于時八十萬神會
 合於天安河邊計其可禱之方故思兼神深謀遠
 慮遂聚常世之長鳴鳥使互長鳴亦以手力雄命
 立磐戶之側而中臣連遠祖天兒屋命忌部遠祖
 太玉命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真坂樹而上枝懸八
 坂瓊之五百箇御統中枝懸八咫鏡經津鏡下枝

懸青和幣

和幣此云ニ云フ
尼枳底

白和幣相與致其初禱焉又

猿女君遠祖天鈿女命則手持茅纏之稍立於天

石窟戸之前巧作俳優

謹按是神代思學之義也初雖有二神

共議立於天浮橋之上共計曰又二未及然

詳凡學者成于思思者審于學蓋思兼神者

神代思學睿聖之神乎思在兼不兼則思

在臆說然乃思者內致其知慮兼者外盡其

事物也宜哉天安河邊之謀得其道而大

神復其初萬億世之被其幸此斯民之直道

乎一在思兼神也噫深哉此謀遠哉此慮天

兒屋命太玉命之寬仁也手力雄神天鈿女

命之勇略也其所懸之靈璽寶鏡其所持之

茅纏稍其噦樂之悠然事物茲善盡美盡

神何不復其初乎今竊因神代之說以演

聖學之道亦不外之夫人之為人不思不學

則不異于禽獸不思學以為自足則猶闔室
求物手足亦無所措况事物乎今欲修其道
先在思之思之在兼之思之兼之則學習自
存而尚不就有道不以正之此間有力行有
積累有近本有遠徵有建諸天地質諸鬼神
或以說或以樂而後惺惺明明而無不通教
學竟不倦厭是乃天行健縣象著明也萬世
之今讀此一章以知聖學之淵源始終於此

神之道其誠之不可弁如此矣以上神代
思學之說

皇祖高皇產靈尊欲皇孫為葦原中國之主故高
皇產靈尊召集八十諸神而問之曰吾欲令撥平
葦原中國之邪鬼當遣誰者宜也惟爾諸神勿隱
所知僉曰天穗日命是神之傑也可不試歟於是
俯順衆言即以天穗日命往平之然此神佞媚於
大己貴神比及二年尚不報聞故高皇產靈尊更
會諸神問當遣者僉曰天國王子天稚彥是壯

中朝事紀 卷之八 四十八

士也宜試之於是高皇產靈尊賜天稚彥天鹿兒
弓及天拜拜矢以遣之此神亦不忠誠也是後高
皇產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於葦原中國者僉曰
經津主神是將佳也遂以武甕槌神配經津主神
令_{ハテ}葦原中國_ヲ

一書曰天稚彥無以報命故天照太神乃召思
兼神問其不來之狀

謹按是 天神問學之義也人必有長有短

問以盡其情各止其至善則天下之美歸之
若從也縱欲護短塞言或問而不盡其兩端
唯虛問而已好問之道大哉夫以 乾神之
靈好問遂得成大功其問之審也其俯順衆
言也後 聖主求諫納直言之戒至矣蓋人
君位九重之深立億兆之上非特雷霆之威
非特萬鈞之勢前有龍喉之鱗後有鼎鑊之
責不言不威而人民先懼栗况護短拒諫以

嚴肅威猛則言路何通乎抑冕旒之蔽目黈
纊之塞耳出警而入蹕乎故假人以顏色導
其諫虛已以採納之待其言弊進激勸來於
天下之善者人君之德也外朝之聖主亦從
事於斯矣帝堯之咨若帝舜之好問而明四
目達四聰禹拜昌言湯坐以待且周思兼三
王而善經綸萬化可并按也凡草昧之始軍
機之要雖君臣詳議思慮之失舉措之間未

嘗無其過 天神既然後世豈容易之乎所

遺示其戒又不明乎 以上天神 問學之義

天照太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而祝之曰吾
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為齋鏡

先人曰往古神勅也 北畠准 右記

謹按是往古之神勅也當猶視吾四字乃

天祖皇孫傳授之天教千萬世 皇統謹

守之顧命也其言簡而其旨遠雖堯舜禹之

十六字豈外乎此蓋人子恒存如在之敬則
怠惰之氣終不可張或克始而不保其終或
敬於此而慢於彼者日遠忘之從欲不慎也
祖其祖者下其下未有遺其祖而親其民也
後聖人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爲孝不亦可
乎凡思其人猶愛其樹愛其人猶及其鳥况
杯圈乎况其書乎况此室鏡乎向視其形則
有明正無窮之象切脩其道則有日疆不息

之誠况與日月合其光與天地明其道乎况
大神乃是寶鏡乎蓋鏡之爲物也採秋金
之剛精以力銀錫之淬磨遂來光彩之明是
非三德惟成也虛已以容物未來不迎既往
不將掩則藏用則見照之無藏明之私磨
涅又不磷緇精鍊而悠久也用之有道數弄
則過于明察久襲則生于銛溢出有時入有
節日新而無息大可得明鏡之實矣凡天下

之鏡皆然故足以爲人君之存養學者之省
察外朝之黃帝鑄神鏡武王作鏡銘太宗存
三鑑之戒玄宗異水心之鏡可并按而大
神之寶鏡豈此等之屬乎 聖主善慎以護
神勅宗靈鏡之德則洋洋乎 神恒在德
日新唯非天威不違顏食坐見於羨墻而已
以上徃古
之神勅

譽田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

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即養於輕坂上廐因以阿直
岐令掌飼故號其養馬之處曰廐坂也阿直岐亦
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
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
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仍徵
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
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故所謂王仁者是

書首等之始祖也

百濟王真道

後賜菅野姓

上表

延曆朝

曰真道等本系

出自百濟國貴瀆王貴瀆王者百濟始興第十

六世王也夫百濟太祖都慕大王者日神降靈

奄扶餘而開國天帝授錄惣諸韓而稱王降及

近背古王遙慕聖化始聘貴國是則神功攝政

之年也其年應神天皇命上毛野氏遠祖荒田

別使於百濟搜聘有識者國主貴瀆王恭奉使

旨採擇宗族遣其孫辰孫王

一名智宗主

隨使入朝

天皇嘉焉特加寵命以為皇太子之師矣於是

始傳書籍大闡儒風文教之興誠在於是仁德

天皇以辰孫王長子阿即王為近侍

桓武朝武生連真象等言漢高祖之後曰鸞鸞

之後王狗轉至百濟久素王時聖朝遣使徵召

文人久素王即以狗孫王仁貢焉是文武生等

之祖也

謹按是中國學外國之經典之始也學者
 以脩己治人為本脩己治人之道不通人情
 事物即不得其誠夫天神之生知無不通
 天祖之明教無不盡故神武帝建洪基
 綏靖帝至孝崇神帝日慎一日垂仁
 帝無所矯飾景行帝雄謀成務帝兢惕
 皆是從乾靈之正德繹大神之明教以
 詳人物之情施當世之急務天秩以叙人物

得處是乃中州神聖之學原著明于往
 古而萬世足以法之也及仲哀帝住吉大
 神賜有寶國神功帝親征三韓三韓面縛
 服從耀武德於外國自是三韓每年朝聘獻
 貢不乾舩楫故外國之諸器及經典無不具
 百濟王懇款之餘貢博士女工等於此中
 州始知漢字應神帝聖武而聰達博欲通
 外國之事徵王仁讀典籍太子師之以能通

達漢籍也凡外朝三皇五帝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大聖亦與中州往古之神聖其
 揆一也故讀其書則其義通無所間隔其趣
 向猶合符節採挹斟酌則又以足補助王
 化矣竊按譽田帝虛已徵百濟博士後
 中國廣通外朝之典籍知聖賢之言行是乃
 住告大神之資也或疑外朝不通我而文物
 明我因外朝而廣其用則外朝優于我愚按

否自開闢 神聖之德行明教無不兼備雖

不知漢籍亦更無一介之闕幸通外朝之事

取其所長以輔王化不亦寬容乎何唯外

朝而已凡天下之間詳知並畜校短考長待

用無遺從事是適量之大也內外相持人物

以成若護短拒外非君子所為况外朝與我

一其致而其歷世充久也其封域太廣也其

人物衆多政事損益也足共以觀之乎是所

以^{ナリ}中州之冠^ハ八紘也後世勘合絕不^テ脩^セ鄰
 交之好亦我無不足可并考也或疑王仁德
 高且善於毛詩故為難波津之詠遂以成^ニ
 仁德帝之聖愚按否王仁者通漢籍之博士
 也此時人未通漢字故造端於彼而已後令
 阿知使主與王仁記官物之出納^ヲ見^ル古語^ト則
 其職掌可知也難波帝者謙德寬仁之明
 主時無遺賢朝無謬舉古今以為^テ聖帝王

仁之才德不著于國史食祿唯為文首則可
 耻之至也俗學未儒茂中國以信外邦是
 貴耳賤目之徒附益助長之弊也以上學外朝之文
 以上致教學之淵源謹按學者效也效其
 不知不能也近者見而知之遠者聞而知
 之人之生自幼孩至壯老未嘗不由教學
 也蓋人長萬物者有知也知之靈也思無
 不通致無不盡故其為小人也其為君子

也皆因學之所習夫火有可然之質而不
用薪柴加以風則不能長其威水有可流
之素而不因卑下以疏導則不得深其源
或暴之或鑿之則其害及人物豈水火而
已乎學之於人不慎哉故 天神之生知
如動而感言而通猶有思兼議謀之詳及
天孫之臨降有 神勅之嚴有神器常
可守有二神以輔養其脩身治人之道至

矣盡矣是後世非聖教之淵源乎或疑
中朝乏書史久絕學校進士之設故人才
未得成乎愚謂 神聖者見而知之後世
聞而知之恐其差謬紀錄相續其筆削非
聖人未免臆說編簡日盛人以書為學聖
教漸隱日用大晦異其端堅其白而雕空
虛刻冰水况學校進士之設不得其實則
競詐偽趨利勢而已夫以博識則盡 華

夷之書未可為多能通其道則一言不可
以為少况史編之不闕乎

神治章

天照太神勅皇孫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
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爾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
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

一書曰大已貴命與少彥名命戮力一心經營
天下嘗大已貴命謂少彥名命曰吾等所造之

國豈謂善成之乎少彥名命對曰或有所成或

有不成是談也蓋有幽深之致焉大已貴神興

言曰夫葦原中國本自荒芒至及磐石草木咸

能強暴然吾已摧伏莫不和順遂因言今理此

國唯吾一身而已其可與吾共理天下者蓋有

之乎于時神光照海忽然有浮來者曰如吾不

在者汝何能乎此國乎由吾在故汝得建其大

造之績矣是時大已貴神問曰然則汝是誰耶

對曰吾是汝之幸魂奇魂也大已貴神曰唯然
廼知汝是吾之幸魂奇魂今欲何處住耶對曰
吾欲住於日本國之三諸山故即營宮彼處使
就而居此大三輪之神也

謹按是 天神治道之始也與天壤無窮五
字祝寶祚以盡治平之道也夫天地至誠無
息悠遠博厚而覆物載物而得此無窮君子
以自彊以厚德則往無不利人君體之而御

四海則萬國咸寧是所以與天壤無窮也天
道虧盈地道變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故緩
必有所失升而不已必困亨則盡是謙德所
以保其終也大已貴命少彥名命所共言謙
亨之謂乎然乃 聖主法乾坤之德以乘六
龍居下濟之謙以御四海則治教之道應天
壤無窮也

神武帝己未年春三月辛酉朔丁卯下令曰自我

東征於是六年矣賴以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
 土未清餘妖尚梗而中洲之地無復風塵誠宜恢
 廓皇都規摹大壯而今運屬此屯蒙民心朴素巢
 棲穴住習俗惟常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
 民何妨聖造且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
 位以鎮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
 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不
 亦可乎

謹按是人皇定中國建極詔治道之

始也大人者聖人居位之稱也制者禮樂刑

政之制也義者損益沿革品節其道也利民

者人民樂其樂利其利也聖造者天祖皇

孫所建之道也蓋天下之治必有時不知時

則非大人之道天祖皇孫永悠之際雖土

中既定天下大造運在洪荒唯養正於西偏

以待皇系嗣興之時而已帝勃起而經

綸之初制 中州當此時非義必隨時不得
急務之實故下 詔臨寶位隨時之義大矣
哉 帝恒奉奉授國養正之志以民心為心
是乃為民之父母也萬世以此 聖詔立制
乃不謬天下之蒼生乎

崇神帝四年冬十月庚申朔壬午詔曰惟我皇祖
諸天皇等光臨宸極者豈為一身乎蓋所以司牧
人神經綸天下故能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

承大運愛育黎元何當聿遵皇祖之跡未保無窮

之祚其群卿百僚竭爾忠貞並安天下不亦可乎

謹按人君私大寶則天必不與故災害并起

帝公天下之詔無窮之祚所以因成也私

大寶故不議群臣公天下故共爾忠貞大哉

帝之德乎宜哉外國之朝貢也蓋人君之

治道在公私之間苟以富貴奉一身則佞臣

進而賢良且疏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宴安狂

其心聲色聾聵其耳目當此不顧祖宗黎元之重不因群臣諤諤之諫殆難卓爾於茲間故其謬在公私之毫差而其流至四海之困窮天祿之安危其機微哉以上謂治道之要

大物主神及事代主神乃合八十萬神於天高市帥以昇天陳其誠歎之至高皇產靈尊勅大物主神汝若以國神為妻吾猶謂汝有疏心故今以吾女二穗津姬配汝為妻宜領八十萬神末為皇孫

奉護乃使還降之

謹按是命封建之義也大物主神其子凡有一百八十一神以經營天下百姓大蒙其恩賴其功甚大也天孫降臨之時帥八十萬神以昇天叩其懇歎故天神封建之末為皇孫之藩屏以奉護皇家也自是大神

又曰大和之孫大盛此國也事代主神生一男一女天日方

奇日方命檀原朝為食國政申大夫媛蹈韜五十鈴媛命為正后乃綏靖帝母也

景行帝四年七十餘子皆封國郡各如其國故當

今時謂諸國之別者即其別王之苗襲焉天皇之男女前

後并八十子然今七十子封建

五十五年春二月戊子朔壬戌以彥狹嶋王拜東

山道十五國都督是豐城命之孫也然早世五十

六年秋八月詔御諸別王曰汝父彥狹嶋王不得

向任所而早薨故汝專領東國是以御諸別王承

天皇命且欲成父業則行治之早得善政是以東

久之無事焉由是其子孫於今有東國

謹按是人皇封建之始也封建宗子以護

王室者治道之要也彥狹嶋王拜東山道

都督者乃東方之伯也此時有封建方伯之

制以藩屏持維中國也以上謂封建之制

成務帝四年春二月丙寅朔詔之曰我先皇大足

彥天皇聰明神武膺籙受圖治天順人撥賊反正

德侔覆燾道協造化是以普天率土莫不王臣稟

氣懷靈何非得處今朕嗣踐寶祚夙夜兢惕然黎
タカラ元蠢爾不悛野心是國郡無君長縣邑無首渠者
シキヒトヲ焉自今以後國郡立長縣邑置首即取當國之幹
ニケヨ了者任其國郡之首長是為中區之蕃屏也
ノシヨメ五年秋九月令諸國以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
ニ並賜楮矛以為表則隔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
ムラヲ定邑里因以東西為日縱南北為日橫山陽曰影
モト面山陰曰背面是以百姓安居天下無事焉

先人曰國造乃國司名後改云守也聖武天皇
 天平寶字二年勅諸國司以四箇年為任限寶
 龜十一年勅太宰府任限為五箇年

謹按是郡縣於天下之始也至 帝始定封
 境制國郡立造長置稻置是乃郡縣之制也
 自是歷代因循國有守介掾目及郡司太領
 少領主帳等邊要之地有帥太少貳監典將
 軍軍監軍曹按察等以任限考課勅公文黜

陟終 王室無封建之義夫封建者封侯王
於天下以爲王家之藩屏行巡狩述職之禮
爲朝覲會同之儀也郡縣者不封侯公於邦
國立國郡之司以任限交替以租稅收公廩
分賜諸子功臣也竊按欲平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聚爲邑縣邑縣
聚爲郡郡聚爲國天下者郡之大集也故封
建郡縣者天下之治法也聖人治天下也量

其勢立其制隨其義詳其禮封建亦得之郡
縣亦得之暗主於天下也反之故封建亦失
之郡縣亦失之然其法未嘗無不可愚謂
封建者如公天下而私天下如世王侯而害
王侯如利百姓而毒百姓如護王室而敵王
室上雖有政令之正下必存跋扈之志是悉
不可得其人一封之則天子速不得變之執
政直不得規之矣如郡縣異是有任限有交

中庸傳實 卷 六十五

替有黜涉有輔佐有監察易移其任易規其
 過上雖無政教之化下無尾大不掉之失故
 撰人以任是公天下也王公坐食其祿自無
 搃險之暴是世王公也恐罪不逞欲志遷勵
 吏務是利百姓也土地辟人民庶是護王室
 也二者不可如此而行之在天下之勢
 中國草昧之時民各聚結陵蹠或恐其勇悍
 或服其姦計或懷其惠施以屬之立其黨自

定封境相屯既久天孫降臨亦不易民而
 治故封建八十萬神是不得已之勢也其後
 子孫漸微而帝得行郡縣之制是乃天下
 之勢也凡封建一行則難為郡縣當時郡縣
 大行王統連綿公室不絕可并按蓋考外
 朝之制自上古至三王皆以封建郡縣者暴
 秦之所定李斯之所奏也魏曹元首晉陸士
 衡是於封建唐李百藥柳宗元是於郡縣二

說之可否諸儒不一決然以封建爲公天下
以郡縣爲私天下且以暴主定之二世而滅
爲凶例今按如郡縣非秦之暴強不可得挫
一時之侯王所其制雖非古法充得治道之
要李斯所奏始皇所行其實私天下也故其
制不明其法不正遂爲亂賊之基是宗元所
謂失在於政不在於制也以上論郡縣之制

天照太神在於天上曰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宜

爾月夜見尊就候之月夜見尊受勅而降已到于

保食神許保食神乃廻首嚮國則自口出飯又嚮

海則鱗廣鱗狹亦自口出又嚮山則毛鹿毛柔亦

自口出夫品物悉備貯之百杙而嚮之是時月夜

見尊忿然作色曰穢矣鄙矣寧可以口吐之物敢

養我乎廼拔劍擊殺然後復命具言其事時天照

太神怒甚之曰汝是惡神不須相見乃與月夜見

尊一日一夜隔離而住是後天照太神復遣天熊

人往看之是時保食神實已死矣唯有其神之頂
化爲牛馬顛上生粟肩ニヒリ上生蚕眼中レリ生稗腹中生
稻陰生麥及大豆小豆天熊人悉取持去而奉進
之于時天照太神喜之曰是物者則顯見蒼生可
食而活之也乃以粟稗麥豆爲陸田種子以稻爲
水田種子又因定天邑君即以其稻種始殖于天
狹田及長田其秋垂穎八握莫莫然甚快也又口
裏含蚕便得抽絲自此始有養蠶之道焉

謹按是播百穀之始也蓋中州本有秋瑞
穗之穰則水土之羨嘉禾之瑞固有之地也
天神因保食神之教大成稼穡養蠶之道
自是天下之人民食以給衣以防皆是神
之洪德也以上播穀之初
天照太神以天狹田長田爲御田又方織神衣居
齋服殿

謹按是 天神重民之事也夫 天神之尊

非無可織之人也而所以躬其事者非但親
 致其誠信以為神衣而已先之勞之倍蚕織
 之艱難嘗盤中之辛苦以帥天下之農桑也
 蓋人君躬耕后妃親蚕供上帝之粢盛為祭
 祀之禮服者建皇極之無逸示王業之

大本也繼體詔曰帝王躬耕而勸農業后妃親蚕而勉桑序况厥百寮暨于萬族

廢農績而至殷富者乎然乃及後世祈年穀

上古有王后親耕蚕之義也
 二月 神衣祭四月 神今食 新嘗會及大嘗
 八月 九月

會皆以農事行 朝政也往古重其事盡其
 誠可以鑒焉

神武帝詔曰恭臨寶位以鎮元元上則答乾靈授
 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

崇神帝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其勢難以德治
 之是以晨興夕惕請罪神祇

謹按國以民為體民勞則國衰民安則國興
 乾靈所授者則此蒼生也 一帝所恭惕

至哉民惟國本本固邦寧故或制中國或垂民教其德大哉以上重民之事

仁德帝四年春二月己未朔甲子詔羣臣曰朕登高臺以遠望之烟氣不起於域中以為百姓既貧而家無炊者朕聞古聖主之世人人誦詠德之音家家有康哉歌今朕臨億兆於茲三年頌音不聆炊烟轉疎即知五穀不登百姓窮乏也封畿之內尚有不給者况乎畿外諸國耶三月己丑朔己酉

詔曰自今之後至于三載悉除課役息百姓之苦是日始之黼衣鞋屨不幣盡不更為也温飯煖羹不酸餼不易也削心約志以從事乎無為是以宮垣崩而不造茅茨壞以不葺風雨入隙而沾衣被星辰漏壞而露床蓐是後風雨順時五穀豐穰三稔之間百姓富寬頌德既滿炊烟亦繁

七年夏四月辛未朔天皇居臺上而遠望之烟氣多起是日語皇后曰朕既富矣豈有愁乎皇后對

中朝事考 卷之十一
詔何謂富コトヲイフ為シテ天皇曰烟氣滿國ケル百姓自富カ歟カ皇后
且言宮垣壞而不得脩殿屋破之衣被露何謂富コトヲイフ
乎ナラ天皇曰其天之立君是為百姓然則君以百姓ヲ
為本是以古聖王者一人飢寒顧之責身ヲ今百姓
貧之則朕貧也百姓富之則朕富也未之有百姓ヲ
富之君貧矣秋八月己巳朔丁丑為大兄去來穗
別皇子定壬生部亦為皇后定葛城部九月諸國ノ
悉請之曰課役並免既經二年因此以官殿朽壞テ

府庫已空今黔首富饒而不拾遺是以里無鰥寡ノ
家有餘儲若當此時非貢稅調以脩理官室者懼ラ
之其獲罪于天乎然猶忍之不聽矣十年冬十月
甫科課役以構造官室於是百姓之不領而扶老ヲ
携幼運材負簣不問日夜竭力爭作是以未經幾
時而官室悉成故於今稱聖帝也

謹按是豐民之產寬民之力之極也夫民之
遂生盡性繫天下之人君以一人為億兆之

父母君道厥惟艱哉唯 仁德帝勝其任乎
 儉躬以賑民家救無告以民之貧富為天
 子之貧富曰其天之立君是為百姓然則君
 以百姓為本 詔實為人君養民之至戒也
 故宮室之造庶民于來百姓懼獲罪于天吁
 至哉大哉蓋先有 仲哀帝之早崩有 神
 功帝之西征後有天地不順稔穀不登之患
 君子儉德辟難之義不亦亨乎後世賑民興

土木之功唯以此 帝德為規則無大過而
 已外朝聖主卑官室尚儉德豈過乎此
 之 產

崇神帝十二年春二月丁丑朔丁亥詔朕初承天
 位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是以陰陽謬錯
 寒暑失序疫疠多起百姓蒙災然今解罪改過敦
 禮神祇亦垂教而綏荒俗舉兵以討不服是以官
 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衆庶樂業異俗重譯

來海外既歸化ニキハシマシキマシタ宜當此時更校人民ニカキニカキ令知長幼之ヲカキニカキ
 次第及課役之先後ヒオホセツカラフ焉秋九月甲辰朔巳丑始校ツイテ
 人民更科調役此謂男之弭調ニオホセツキエラフ女之手未調也是ニツキテ
 以天神地祇共和亨而風雨順時百穀用成家給ヒユミテ
 人足天下大平矣故稱謂御肇國天皇也オホニラフハツクニラヌ

謹按是制民之產也既庶既富未嘗不以教ニモウアリニオリタテ
 人皆有欲民者其蠢爾也有情而不知節有名ニナリテ
 欲而不知制故唯養之而不加制則不可得ホクヘラフ

保其身專戒之而不以養則不可得恒心撫テ
 育教導互持而后所以於家給知耻也曰帝ナリ
 以養民為心以導民為教始制調賦之先後テ
 教長幼之次序其化大哉オホキニ以上制民之産

六十二年秋七月乙卯朔丙辰詔曰農天下之大ナリ
 本也民所特以生也今河内狹山埴田水少是以カハチノサ
 其國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寬民業冬十テヒロクヨ
 月造依網池十一月作茹坂池及折池一云天皇居桑間官ニ

造是二一
池也

謹按是盡農之利也利百穀者莫大乎水今
浚狹山及三池盡力於溝洫如此自是歷代
因循開水利備非常 垂仁帝作池於諸國
景行帝相續竭力百姓大富天下大平也
竊按外朝周以農為國之後重此莫如漢文
景二帝文帝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景帝曰農
天下之本也先儒曰文帝有此詔凡三景帝

武帝亦皆以是言冠於詔之先漢人去古未
遠猶知所重也今與 帝詔更不異國雖有
中外至惓惓于民事一也 以上盡農之利

仁德帝十一年夏四月戊寅朔甲午詔羣臣曰今
朕視是國者郊澤曠遠而田圃少乏且河水橫逝
以流末不駛聊逢霖雨海潮逆上而巷里乘船道
路亦溼故羣臣共視之決橫源而通海塞逆流以
全田宅冬十月掘官北之郊原引南水以入西海

因以號其水曰掘江又將防北河之滂以築茨田
堤是時有兩處之築而乃壞之難塞時天皇夢有
神誨之獲塞其堤且成

謹按是除民之害也天地之間為民害者天
有旱潦之災地有河海之暴人君有志於為
民者豫備先謀以為之制則其災殆可這是
人心所精一物無可以勝也既除其害則民
之利百倍也 帝甚以民生為要開河以疏

之築堤以塞之民以子來神以佑之故無隄
岸之崩無泉源之涸無沙土之淤無畛域之
失吁其德大哉其後大盡力於溝洫百姓寬
饒而無凶年之患况為橋路以利人民以米
室規改其政大答 乾靈授國之德也以上除民

之害

天照太神因定天邑君即以其稻種始殖于天狹
田及長田其秋垂穎八握莫莫然甚快也

成務帝五年秋九月令諸國以國郡立造長縣邑
置キ稻置フ百姓安居シ天下無事マ焉

謹按是 天人建民之長之始也凡物相聚
未嘗不有長以統焉也鳥獸之群必有其先
况其人乎民有其業乎業必有教人必有欲
不知其教則百穀違時稼穡失節而民不得
恒產不制其欲則鬪諍相起獄訟日盛而民
以至死亡故 神之靈既有邑君以播時百

穀後世豈可忽焉乎 成務帝始分國郡定

封域造長者主國郡稻置者司縣邑宜哉百

姓安居天下無事矣夫天生烝民不能自治

遂有之君君統萬民不能獨理付之百官百

官所理其揆惟萬而所其繫悉在民然乃百

官之設非為民乎人君之重非為民乎既知

天為民立已則莫不以重民為先務重乎民

必在重撰民之長也人非其人則官不明官

不明則民情不可致民情塞則非民之長也
後世得民安國豐者得其人也有民苦國衰
者不得其人也故輕郡主縣令是輕民也輕
民是輕天下國家也輕天下國家非背乾
靈授國之德廢天孫垂統之基乎矣四方
嘉靖之休萬國咸寧之化其機端在于此也
以上建
民之長

以上論治道之要愚謂天下之治道古今

之論多岐人君臨之未嘗無亡羊之失夫
天下之本在國家國家之本在民民之本
在君君明則民安民安則國治家齊國家
治齊則天下平也治國家之道在封建與
郡縣矣封建於侯王則親親賢賢因其邦
命其卿建方伯立二監天子巡狩而規禮
觀俗明黜陟之政諸侯朝聘而勤王室受
正朔退存違顏咫尺之敬故宗子惟城侯

王惟藩矣以郡縣命守令則定任限察吏
務明考課正賞罰以按巡之察使監其土
地人民之實矣然乃共維持於國家大寶
之祚竟不可傾是國家治而後天下平也
凡人君之尊下民之賤九重之邃市井之
卑若輕而遠焉則其阻猶天壤之杳也心
誠求之則猶天之覆地日月之照萬物甚
近而不可掩也求之之道以養爲先也物

必有養草木鳥獸有水土羽毛枝葉皆然
况民也衣食不給則無恒心無恒心則陷
刑罰是人君非可忍之道也養之道在定
經界考產業具農家而后正賦歛既庶既
富則以教爲本衣食足不教則民又失恒
心教之道在秩人倫正風俗抑揚其機勸
懲其志以利利樂樂也專愛則縱情逞欲
而不知廢業專戒則民免而無耻養教相

持而民安矣然又天地無常人民必有幸
否故設其備於無事以除其害救窮民周
賑恤否乃百姓必轉于溝壑人君荒政之
設年穀之祈是所以盡其誠也養之教之
人君以一人之眚豈及天下之衆乎故建
其長建長之道民間立保伍以親察之其
爭訐論事皆先付焉而規之和之防其諍
獄之機折背教之萌及其不得止也下吏

計之守令制之伍必有長村里必有老總
之郡縣轄諸國司是乃建長之道也然不
致其議不盡其道則唯虛名而無實古來
定年限明黜陟皆重民之長也民安則國
平是所以民繫于國家也而人君以天下
爲大寶拳拳服膺恒致可守之道顧可失
之過因神聖開端之誠以擴充之則與
天壤無窮也是治道之要大都所以本

君之志也

神知章

天照太神乃入于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故六合之內常闇而不知晝夜之相代于時八十萬神會合於天安河邊計其可禱之方故思兼神深謀遠慮遂聚常世之長鳴鳥使互長鳴亦以手力雄命立磐戶之側而中臣連遠祖天兒屋命忌部遠祖太玉命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真坂樹而上枝懸

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中枝懸八咫鏡經津鏡下

枝懸青和幣和幣此云白和幣相與致其祈禱焉

又猿女君遠祖天鈿女命則手持茅纏之稍立於

天石窟戶之前巧作俳優亦以天香山之真坂樹

為髮以蘿蘿此云為手繼手繼此云而火處燒覆

槽置覆槽此云顯神明之憑談顯神明之憑談此云是

時天照太神聞之而曰吾比閉居石窟謂當豐葦

原中國必為長夜云何天鈿女命曉樂如此者乎

乃以御宇細開磐戶窺之時手力雄神則奉承天
 照太神之手引而奉出於是中臣神忌部神則界
 以端出之繩繩亦云左繩端出此乃請曰勿復還
 幸

謹按此時人才最盛哉凡事不得其人其道
 不明當天地常闇非有非常之才不可得非
 常之功思慮以致其謀大勇以遂其事雄藝
 以盡其用寬優以盡其道而后可大成也八

十萬神之衆唯得此數神然乃才難 神代
 既爾蓋才之要知可以遠慮思兼神中其任
 乎仁可以力行天兒屋命太玉命是其人乎
 勇可以果斷手力雄神天鈿女命是其得乎
 三德在此故復洪基以及萬億世才之美至
 哉以上論在得人

皇祖高皇產靈尊欲立皇孫為葦原中國之主然
 彼地多有螢火光神及蠅聲邪神復有草木威能

言語故高皇產靈尊召集八十諸神而問之曰吾
 欲令撥平葦原中國之邪鬼當遣誰者宜也惟爾
 諸神勿隱所知僉曰天穗日命是神之傑也可不
 試歟於是俯願眾言即以天穗日命往平之然此
 神佞媚於大己貴神比及三年尚不報聞故高皇
 產靈尊更會諸神問當遣者僉曰天國王之子天
 稚彥是壯士也宜試之於是高皇產靈尊賜天稚
 彥天鹿兒弓及天羽羽矢以遣之此神亦不忠誠

也是後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於葦原中
 國者僉曰磐裂以磐裂此云根裂神之子磐筒男磐
 筒女所生之子經津經津此云賦都主神是將佳也時有
 天石窟所住神稜威雄走神之子甕速日神甕速
 日神之子熯速日神熯速日神之子武甕槌神此
 神進曰豈唯經津主神獨為丈夫而吾非丈夫者
 哉其辭氣慷慨故以即配經津主神令平葦原中
 國一神於是降到出雲國五十田狹之小汀二神

誅諸不願鬼神等果以復命

謹按是 天神登庸於人之慎也 天神之

靈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乃通此其所以

為神而盡眾議俯順其言重舉錯也夫人之

質雖有義才可以用之不崇德辨惑則不能

卓立於富貴威武聲色之場一子之或媚大

已貴或娶下照姬是也經津主神武甕槌神

特有確乎不可拔之量故建大業以復命尚

退東方以防護

皇孫

經津主神又云齋主神又號齋之大入香

取神是也健雷神鹿嶋神是也

其敵

王所愾不忘天下之

功大哉凡時在天造草昧動乎險中大亨貞

者非大丈夫不得之人才之難知人之艱後

世豈忽焉乎外朝先儒曰知人之難堯舜以

為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乃知人

中外為以重之宜哉

以上詳登庸之議

天照太神及賜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八坂瓊曲

王及八咫鏡草薙劍三種寶物又以中臣上祖天
兒屋命忌部上祖太玉命猿女上祖天鈿女命鏡
作上祖石凝姥命王作上祖玉屋命凡五部神使
配侍焉

一書曰天照太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而
祝之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
殿以為齋鏡復勅天兒屋命太玉命惟爾二神
亦同侍殿內善為防護

一書曰高皇產靈尊以真床覆衾暴天津彦國
光彥火瓊瓊杵尊則引開天磐戶排分天八重
雲以奉降之于時大伴連遠祖天忍日命帥來
目部遠祖天穗津大來目背負天磐鞞臂著稜
威高鞞手捉天梳弓天羽羽矢及副持八目鳴
鏑又帶頭槌劍而立天孫之前遊行降來到於
日向襲之高千穗穗日二上峯天浮橋
一書曰天孫天降給時天兒屋根命津速產靈
神孫中臣

也氏祖天太王命高皇產靈神子奉天照太神勅

為左右之扶翼親房如今世左右相歟記

謹按是撰臣才之始也為治之道在於用人

况草昧屯難之時乎凡此五神既有功於

中國今又防護配侍益世臣舊德功業已見

於時間望已孚於世如高山巨海其風采足

以具瞻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入也厚矣

天神得此才而付皇孫依賴之任以正

皇統以養其正垂衣拱手以仰其成何強

暴之不服雅俗之不敦哉凡臣有文武有大

小有親疏一闕焉不全文武之大臣經綸康

濟近親之侍臣薰陶涵養雖職重者有安危

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

也此章有五神配侍之事別有二神同殿之

勅是敬大臣也又天忍日命立天孫之

前天鈿目命以近衛是披雲路駢山蹕之時

右武左文而鳴威武之義也吁得其人正其禮致其道之至後世非可企望也此時既有輔弼大臣近衛之職以天工人其代之後立官任人可忽乎

神武帝甲寅年東征以菟狹津媛賜妻之於侍臣天種子命天種子命是中臣氏之遠祖也戊午年夏六月大伴氏之遠祖日巨命帥大來目督將元戎蹈山啓行乃尋鳥所向于時勅譽日巨命曰汝

忠而且勇加能有導之功是以改汝名為道臣

辛酉年春正月天皇即位道臣命帥大來目部奉承密策能以諷歌二年春二月甲辰朔乙巳天皇定功行賞賜道臣命宅地以寵異之

謹按一書以天種子命天富命為左右臣又曰宇麻志治命櫛日方命為食國政申大夫是皆大臣執政之儀也此時以文武臣相並也凡文與武猶左右手陰陽相對不可偏廢

唯以時宜為先後也。天孫臨降及神武
 帝之時皆草昧屯蒙之難非武臣不可得其
 創業故所其先之賞之可并見也。至後世重
 文臣輕武臣是殆異上古之神制也。外朝
 聖人立政以虎賁並論二事以樞密并稱中
 書況中州自往古以威武建皇統乎。
重文武之大臣

崇神帝十年秋九月丙戌朔甲午以大彥命遣北

陸武渟川別遣東海吉備津彥遣西道丹波道主
 命遣丹波因以詔之曰若不受教者乃舉兵伐
 之既而共授印綬為將軍

謹按是武官之始也。神代既有將帥之任

神武帝時有軍帥之將然未及名號今始
 以將軍授印綬號四道將軍其任尤重哉。
撰軍帥之任

景行帝五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朔戊子招群卿而

宴數日時皇子稚足彦尊武内宿祢不參赴于宴

庭天皇召之間其故因以奏之曰其宴樂之日羣

卿百寮必情在戲遊不存國家若有狂生而伺墻

閣之隙乎故侍門下備非常時天皇謂之曰灼然

灼然此云則異寵焉秋八月己酉朔壬子立稚足

彦尊為皇太子是日命武内宿祢為棟梁之臣

謹按是撰其人任其大職之義也棟梁臣距

成務帝號大臣武内任之此後連綿有大

臣之號終有二公之稱也蓋大臣者師範一

人儀形四海無其人則闕古來所其重如此

是以經邦論道變理陰陽也其為乎上也必

陳善閉邪以為乎君之德其為乎下也必發

政施仁以為乎人之俗如此之人而後任此

職俾其上輔人君之道下濟四海之政也

帝因武内之篤行授以大任武内終輔導六

世風采凝峻武儀巍焉是此壽耆老成人歟

後世任大臣之道踏襲于往古以精ニ其撰ヲ

又無大過乎以上重大
臣之撰

成務帝四年春二月丙寅朔詔曰自今以後國郡立長縣邑置首即取當國之幹了者任其國郡之首長是為中區之蕃屏也

先人曰國司者是當一方之重寄察百姓之寒苦非庸才之所可企望故昔時固設格制以勘治否合格者蒙賞違格者被黜是所以擇良吏

也又曰歷七箇國受領合格之吏勘公文畢拜參議也白河院仰但可依其才

謹案是撰國郡之司也蓋人君者民之父母也以分言之如天壤以情考之如心體之相資故雖居深宮之內坐九重之上恒存誠末之實則守令之撰豈可忽乎其撰一背則億兆之民悉蒙其殃人君可敢忍哉故其精撰往古既然後世因之正年限慎考課明賞罰

相續其制嚴矣外朝先儒曰郡守縣令民之
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
德不宜恩澤不流愚謂守令唯事租稅調賦
不以禮教則非政化之實故督財賦理詞訟
之間禮教自敷風化興行而俗自移民自敦
而后可稱守令之賢也以上正守一
令之任

應神帝九年夏四月遣武內宿祢於筑紫以監察
百姓時武內宿祢弟耳美內宿祢廢兄即讒言于

天皇武內宿祢常有望天下之情今聞在筑紫而
密謀之曰獨裂筑紫招二韓令朝於已遂將有天
下於是天皇則遣使以令殺武內宿祢時武內宿
祢歎之曰吾無貳心以忠事君今何禍矣無罪而
死耶於是有一壹伎直真根子者其為人能似武內
宿祢之形獨惜武內宿祢無罪而空死便語武內
宿祢曰今大臣以忠事君既無黑心天下共知願
密避之參赴于朝親辨無罪而后死不晚也且時

中朝事實 上卷 七十一

人每云僕形似大臣故今我代大臣而死之以明
大臣之丹心則伏劍自死焉時武內宿祢獨大悲
之竊避筑紫浮海以從南海廻之泊於紀水門僅
得逮朝乃辨無罪天皇則推問武內宿祢與耳美
內宿祢於是二人各堅執而爭之是非難決天皇
勅之令請神祇探湯是以武內宿祢與耳美內宿
祢共出于磯城川濱爲探湯武內宿祢勝之便執
橫刀以毆仆耳美內宿祢遂欲殺矣天皇勅之令
釋仍賜紀伊直等之祖也

謹按良臣與姦臣相對君子與小人相敵故
何世無姦臣乎蓋奸讒之行未嘗無所其因
今謀其遠出以蠱蕩其心以塗其耳目以陰
狡之質構瀾翻之辨况其親戚乎况其兄弟
乎 帝之過不亦宜乎凡武內弼亮六世師
言嘉績多于當世尤壽考之老臣也上閱世
久而涉歷深 先王之政 祖宗之典古今

興衰治亂文武之迹當時沿革廢舉之由莫
 不知之行之故瞭然於見聞之際粲然於指
 畫之頃可謂天下之具瞻也因一朝之讒望
 必死之地吁危哉真根子是何人乎感其忠
 激其讒速死以充焉天又佑善人也 帝尚
 不決終有探湯之誓以明冤讒口所以顛倒
 於是非混淆於邪正如此狹穗彦王因外親
 欲危 垂仁帝之社稷平群真鳥擅國政欲

篡 武烈帝之寶祚刺領巾殺王子眉輪王

弑 天皇皆非一朝一夕之事同與譖始既

涵也故根使生之奸謀歷十四年而後發覺

以受赤族誅金村臣之大忠輔六有世亦恤

衆口而蟄住吉宅矣人君不錯志於此姦雄

篡國之慚儉邪罔上之譖佞幸擅權之私聚

歛媚諛之欲剥床以膚不覺小人得志君子

受屈為鬼為蜮營營青蠅可不慎乎以上戒奸臣之

以上論知人之道愚謂天下之治道莫大
 於得人不得其人則勞而無功得其人則
 垂拱仰成猶耳目四支聰明健強而心思
 使令之也夫萬機之繁人君臨決則蘭膏
 以繼亦竟不可得天下之大人君兼巡則
 戰瘁以求亦竟不可盡也明君繼天建極
 良臣代君分職是至誠之道也矣凡官惟

百職惟庶而總在大臣守司近親之
 者一不得則不可謂治也大臣不一有文
 臣有武臣有舊老臣有勲功臣各得其道
 則政體正而衆備豫禮樂興而風俗厚矣
 守司不一有國主郡縣司人物事儀各有
 其司其撰得其人則民人化土地辟事物
 得其處矣近親不一有侍衛有給事有左
 右親戚之分非止一類各得其撰則左右

之涵養朝夕之格勤番直之衛儀正而宗
 子惟城親戚惟屏故大明安枕於泰山拱
 手於北辰四海以朝一天皆共非不勞而
 功成乎蓋得入之道在知人知人太難知
 之在內主其知德外察其言行試之久之
 也若純必知貴敏以言則利口喋喋而其
 俗靡弊輕薄也純必德尚篤以行則沉默
 唯唯而其俗墨面理遣也奸佞喻於利無

所不至人君深居高坐於事不自裁淵默
 寡言於人不叩擊不察功能之實而信毀
 譽之偏不規恒久之情而取一旦之事則
 竟不可得其實故往古之人君躬覽萬機
 以察其事物日接群臣以考其人材大臣
 以下各奉職陳言勤忠不隱猶未嘗無其
 差乾靈之神每其登庸必以衆議以試
 任可併鑒焉也抑任使之道又不易親則

中庸事實 卷一
九十四
有瀆之失遠則有塞之過既得大臣則盡其禮嚴其制豐其祿高其位任事以不疑是敬大臣也如守令制任限明考課正監巡之察明其禮則賢賢之道立矣如近親正風俗避佞奸重世臣慰老臣明親戚之分是親親休群臣也夫得其人而不用則人才必屈用其人而不致其制則佞奸窺釁讒者得間也臣士登庸使令之艱豈不

得哉外朝聖主堯舜既以知人為艱其登用也必咨若以試焉臯陶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卜而成王拜之者非敬大臣乎唐虞之四岳十二牧三代之方伯連者非撰守令乎文武之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待漸染之補不又切乎况百官庶司之任各無不盡其心可并按也或疑知近臣易而知遠臣之難

愚謂近臣難知之遠臣易知焉夫遠臣者
懼人君之威而重大臣之命故所其爲不
大違也近臣者執君之親慢已之近以察
大明之間阿大臣之意以蠹其膚蠱其心
其害太深人君之暴昏振古無未繫近親
之邪惡是非近臣易知乎近臣者君自試
之所其及最狹如遠臣者所其友所其宗
所其學所其爲人人以毀譽之而後黜陟

焉所其索太廣故曰近臣難遠臣易矣或
疑奸讒不行愚謂人君之使令正其禮嚴
其制以致其道恒教令恒省察則臣竟不
可得顯其私若一任而不規詳命而不省
從其譽而不試之重其功而不察之則猶
新柱久而朽清水塞而滅夫彼之罪乎

179
51
2

卷之九十一
 論人君之德而重其德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
 財竭而德廢德廢則下
 怨上上怨下下怨上則
 亂矣夫德者下之所歸
 財者下之所聚德者本
 財者末德者本則財聚
 財聚則下歸德廢則下
 怨上上怨下則亂矣夫
 德者下之所歸財者下
 之所聚德者本則財聚
 財聚則下歸德廢則下
 怨上上怨下則亂矣夫

